

郁風・美比歷史更真實

李輝



這些老前輩

郁風老人的生命力在朋友眼裏簡直是個奇跡。近幾年，她竟先後做過三次大手術。但手術過後，她依然精力旺盛，對聚會和旅行充滿興趣，忽而香港，忽而桂林，彷彿永不知疲勞為何物。飯桌上有朋友開她的玩笑，戲稱：江湖人稱「郁三刀」。她哈哈一笑。

七十年前，郁風進入南京中央大學後，熱愛藝術的郁風就開始顯露出與眾不同之處。著名畫家潘玉良是她的老師，但她不喜歡那種仕女風格的優雅。她喜歡豪放，喜歡熱烈，喜歡無拘無束的個性揮灑。這樣的性情，不需要刻意打扮，她畫自畫像。找來一塊大紅布，隨意往頭上身上一裹，恰同於西班牙女郎的奔放和熱烈。這幅自畫像，起名為《風》，上海著名的《良友》雜誌一九三五年發表這幅作品時，在「編者按」寫道：「郁風女士，為文藝家郁達夫先生之侄女公子，作畫瀟灑豪放，筆觸流動，為現代女畫家之傑出人才，上圖即為其近作自畫像之一。」

畫面上這位姑娘，既不是大家閨秀似的含蓄、優雅，也不是小家碧玉似的溫柔，而是一個火一般熱烈、透出逼人銳氣的現代社會女性。她的眼睛，大而炯炯有神，彷彿逼視着面前的一切，不需要任何遮掩；兩道細長的眉毛，生動地漸漸上斜，然後又略微彎下，被勾畫得十分有力大膽；嘴唇顯得頗為性感；頭巾稍稍將左額的一角遮住，使橢圓形的面龐，多了一些變化。

即便在七十年之後，面對這幅郁風早年的自畫像，仍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一種豪放風格。如畫題所寫，一陣青春的風，火辣辣，熱烈而清新，撲面而來。

轉眼間，二十歲的姑娘已成了九十歲的老人。性情依舊，笑聲依舊。

她向我講述「文革」期間被關押在秦城監獄時的故事。在秦城監獄的囚室裏，透過窄小的窗戶，她仰望着天空，雲的飄動和光亮的變幻，讓她想到一個熟悉的畫面。她是那麼渴望回到大自然的景色之中。在放風時，她偷偷抓一把草放在口袋裏，然後又抓上一把帶土的青苔放進挽起來的褲腿裏，將它們帶回房間。回來後，她將青苔和小草放在肥皂盒裏養，澆上水，靜靜地注視它，看着發蔫的草葉慢慢恢復生機。這該是她最為興奮的時刻。

小草生長着。她又利用放風的時候，找到一點青苔，上面帶着土，把它和小草放在一起。每天發的手紙她節約一些，用小紙做一個小蒙古包，放在肥皂盒裏。小草是樹，青苔是草原，還有蒙古包，在郁風想像中，這就是她在五十年代去過的內蒙古海拉爾大草原。有時，她用紙再摺一個小房子，肥皂盒頓時又成了她的故鄉江南。

這便是一個畫家在獄中的想像。色彩、情調從來沒有因為生活的單調和寂寞而在她的心靈裏失去過。她的繪畫習慣，從來就是將記憶裏的景色予以情感的過濾與補充，然後才予以精心描繪。現在，在獄中，記憶中的各種各樣的景色，一一呈現於眼前，成為她重溫藝術的唯一方式。

我驚嘆於她的生命力之旺盛時，肥皂盒裏的「江南」，也就成了最好的註腳。

故事一旦聽過，再也不會忘記。

二〇〇五年十月中旬，我們一行人，黃苗子郁風夫婦、丁聰沈峻夫婦、邵燕祥謝文秀夫婦，前往杭州。只有半天空閒時間，郁風提出要去富陽。大家怕她勞累，勸她不要去，她卻執意一個人回去：「誰知道我還能不能再回去？我要去給父親掃墓。」話說得傷感，也動人。郁達夫的孫女前來接她，帶上幾本自己的新書，她去了故鄉。

她不能不去，牽動她的是故鄉的一切。她在書上有一段題記：「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，敬獻給——在戰爭中犧牲的祖母陸太夫人、父親郁曼陀烈士、三叔郁達夫烈士……」她怎能不回到故鄉為犧牲的親人，獻上一束花，獻上這本書？

誰能想到，她在杭州說的話，一年半之後，真的成了殘酷現實。現在才理解她為何堅持一定要重回富陽，走上鶴山，為父親再獻上一朵花。她彷彿有預感，這一次必須重返故鄉，了卻心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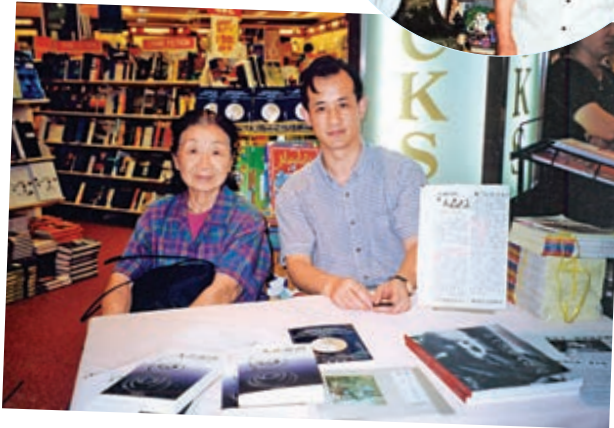
二〇〇五年夏天，我們去德國旅行，走進鄰近東歐的德國古城紐倫堡，應紅在一家商店為郁風買了一件東歐風格的衣服帶回來，在她年屆九十之前送給她。她已在病中，但仍將之剪裁，穿上身，拍一張照片，在後面題寫一段話：

郁風時年九十，正逢七月二十五生日前，應紅贈東歐式綉花襯衫，經我剪去翻領，做內貼邊，再用深藍綠鎖邊，穿上新衣拍了照，以贈應紅留念。

郁風，二〇〇六年八月八日於北京「美比歷史更真實」，郁風非常喜歡這句話！

►二〇〇六年八月郁風自己改衣服拍照贈送應紅

▼一九九九年在布里斯班書店舉辦《人在漩渦：黃苗子與郁風》一書讀者見面會，本文作者與郁風（左）合影 作者供圖



閑旅人

賴聲川的八個小時長篇話劇《如夢之夢》由馮蔚衡聯合執導，香港話劇團演出，今年七月二十八日於西九文化區載譽重演。賴導於一九八八年憑其作《暗戀桃花源》在台灣獲「文藝獎」。其後他親自把該作改編及拍攝為電影，於一九九二年獲第五屆東京國際電影節青年導演銀獎。

《暗戀桃花源》是我最愛的話劇電影，此劇有不少元素重現在《如夢之夢》，例如戲劇主人公在病榻上面



自由談

皇崗口岸如一道神秘的大門，隔開了內地和香港兩個不同的世界。

從廣州來香港工作後，大約隔一兩個月回去一趟。每次返穗，親戚們都要聚一聚，所見所聞總是令我感嘆，互聯網在內地如影隨形，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以致我們這些久居境外的人好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。

一日剛到廣州，外甥女夫婦來了，要請我和太太吃飯。我問去哪兒呢？就近有味道好的餐館嗎？外甥女婿說這好辦，「大眾點評」搜搜便知。他邊搜邊介紹說，這款軟件可根據定位，向用戶推薦所處位置周邊美食、酒店、休閒娛樂場所等。食客可查看推薦餐館的評分、地址、聯繫電話、評價和圖片，選擇自己心儀的餐館，用餐後再上傳評價，為其他人提供選擇依據。說話間，他找到附近一家潮州菜館「壹號魚仔店」，說很實惠，網評不錯。我說就這家吧。

接下來的一連串事項他全部在手機上搞定。先是通過軟件叫了一輛「神州」專車，五分鐘就到了樓下；到酒家坐下點菜時又快速通過網評挑選了質優價廉的菜餚；吃完結帳時通過網上團購享受了折扣優惠，並用微信直接支付。這一切令我眼花繚亂。

外甥女婿說，其實我們不用出門，在家點餐也十分方便。他給我介紹了網上訂餐平台「餓了么」和「美團外賣」。這兩款軟件可以根據客戶定位，推薦周邊接入該平台的餐館，系統根據餐館和用戶的距離計算出送餐的大概時間。客戶選擇餐館，瀏覽電子菜單，完成點餐後支付訂單。餐館按訂單為客人準備外賣產品，上門送餐。客戶甚至可通過軟件了解送餐人員的行進速度和距離。

外甥女補充說，這類生活服務軟件網上遍地開花，現在人不出門，幾乎什麼事都可以在網上搞定。



文化什錦

為一場浸入式園林版崑曲，我帶着《浮生六記》，從上海搭高鐵去了蘇州。兩百多年前，蘇州文人沈復，在妻子陳芸逝去的第五個年頭，情難自已，執筆寫下《浮生六記》，留下一幅纏綿深情的畫卷。

浸入式崑曲，是一種新穎的表演形式。沒有固定的舞台，觀眾可跟隨着演員，身臨其境到場景之中。

演出地點設在滄浪亭，這是蘇州最古老的一座園林，沈復芸娘生前曾多次借遊此地。滄浪亭門前，有一池綠水。對面，是另一座園林——可園。

主辦方在可園裏為觀眾精心準備了演出預熱活動。觀眾可以在宣紙上揮毫潑墨，憑藉寫好的毛筆字去換一碗豆漿。重在參與，我於是寫了四個大字：浮生六記，換來一碗熱豆漿。

賴聲川的《如夢之夢》

陳劍梅

對死亡、戰爭與戀愛、跨年代的時空交錯等。後者採用新穎獨特的舞台設計，把演員的活動空間延伸到觀眾席，演員甚至圍着觀眾走。舞台設計方面，後者比前者優勝。可是時空交錯的意境及氣韻方面，後者卻不及前者精緻。

《暗戀桃花源》中的病榻有具體的象徵意義，展示生離死別的無奈與悲苦，在戲劇主人公互動下，人物漸漸進入情緒高點。《如夢之夢》亦嘗試為病床戲加插象徵意義，如燃點蠟燭作為啟動劇中人說故事的儀式，製造懸念。此劇以「講」及「聽」故事

作為主骨幹，引發出層層深入的回憶片段中戲。可是因為病人與劇中聽故事的人之間的關係，並沒有戲劇衝突元素，所以這個象徵手段發揮不到功效。而且這種環節的篇幅頗長，有損劇情發展的步調，有點可惜。

賴導的男性主觀視點在兩劇中均顯得氣勢不凡，在《暗戀桃花源》中無損林青霞所展露的女性素質。雖然蘇玉華在《如夢之夢》中魅力沒法擋，戰前上海青樓的繁華及名妓的智慧卻是有點模糊。我想這是可憑場面調度駕馭的。反正舞台的環迴設計，已把觀眾置於舞台中央，倒不如把青樓



▲顧香蘭（蘇玉華飾）與伯爵看湖卻「看見自己」 Carmen So攝

的戲只現在四邊，妝間置於主戲台，而劇場兩旁的走廊，正好就是青樓的走廊，迂迴婉轉，引導着官人見小姐。妝間中伯爵與女主角的初夜戲很重要，不能埋在又長又窄的旁邊走道上，也不能讓單一句「醉雞」的台詞埋沒一代名妓的天才。

阿燦與港燦

穆亦



◀深圳與香港以一河相隔又相連 資料圖片

「真是又方便又實惠呀！」我十分感慨。

返港後，我把內地生活方式的異彩紛呈和我的茫然無知告訴一位香港朋友，他笑稱：「你也變成『港燦』了！」我聽了一頓，隨即恍然大悟，哈哈大笑起來。

「港燦」的說法源於「阿燦」一詞的演化。

「阿燦」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人對內地新來港人士的歧視性稱呼。「阿燦」一詞最早出自一九七九年TVB電視劇《網中人》，劇中「程燦（阿燦）」一角是一名偷渡來港的內地人。該劇以誇張的手法表現香港人和內地人的素質差異，內地人「阿燦」被醜化為一個愚昧無知、好吃懶做，品味低俗、言談老土的鄉下人，而香港人則被美化為聰明勤力、精明能幹，視野開闊、博聞多識的「摩登人」。電視劇的熱播，讓「阿燦」一詞深入人心，逐漸成為部分香港人泛指內地新來港人士的代名詞，變成了一個群體的貶義身份標籤。

「港燦」起初是香港人自嘲的貶稱。一九七九年內地GDP大約是四千億人民幣，而同期的香港生產總值約一千一百億港元。雖然幣值不同，但可明顯看出，小小的人口僅五百萬的香港，當年產值是擁有十億人口內地的四分之一。改革開放後，內地發展突飛猛進。兩地總量逆轉，上海、北京、廣州、深圳經濟總量均先後反超香港。港人失落感、焦慮感、無奈感日漸增多，

在現代性格的強弱轉化中，開始以「港燦」自嘲，自貶連「阿燦」都不如。「港燦」身份標籤的出現，與港人日漸低落的文化自信有關。此時，有些富起來的內地人開始沾沾自喜、洋洋自得，也以「港燦」稱呼港人，而一些內地網民則用「港燦」來嘲諷某些妄自尊大、崇洋媚外、看不起內地的香港人。

我認為，「阿燦」或「港燦」，都是內心狹隘、眼光短淺者對待他人的歧視性稱呼。

殊不知，「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長，物有所不足，智有所不明，數有所不逮，神有所不通。」大到一國，中到一地，小到一人，因文化的不同、環境的優劣、發展的快慢，導致素質有高低、擅長有不同、特色有差異。比如，香港的法治意識更強，內地的紀律意識更嚴；香港的文明素養更豐厚，內地的文化底蘊更深厚；香港的行政管理更嚴謹，內地的政務落實更有效率；香港人做事更講規矩慣於守成，內地人注重變通敢於創新；香港人重視小我、講究眼前利益實際利益，內地人注重大我、推崇長遠利益整體利益。香港和內地應該彼此尊重，相互借鑒，取長補短。

殊不知，社會有主流支流之別，事物有本質現象之分。當前，內地正處於歷史發展的重要時期，經濟體制深刻變革、社會結構深刻變動、利益格局深刻調整、思想觀念深刻變化。對於這樣快速發展的社會，如果不能全面、客觀、理性地

在滄浪亭聽崑曲

陸小鹿

會有什麼驚喜等待着我呢？

正暗自想着，忽聽遠處傳來一片清亮歌聲。循聲望去，滄浪亭前的小河裏，一葉小舟緩緩駛來，啊那不就是沈復和芸娘嘛。眾人驚喜。美妙的滄浪亭之夜，就自這橋畔小舟拉開了序幕。

隨着演員的款款碎步，我們走進曲徑通幽的滄浪亭。我從來沒有夜遊過蘇州園林，白熒熒的路燈和月光，將園林烘托得更為神秘深幽。當時很有一種逃家小孩獨自去探寶的興奮。

崑曲的唱腔是細膩軟糯的水磨腔，這是一種容易讓人聯想到色彩的腔調，但一般人並不易聽懂。好在，《浮生六記》的內容我還算熟悉，此外還可以通過演員的儀態、手勢、道具

、字幕……來配合理解劇情。

浸入式演出的優勢是，突破了傳統的劇場式坐看方式，觀眾既是看戲人，也是戲中人。演出以滄浪亭的山水回廊亭台樓閣為舞台，演員們挑選了幾處場地，假山、堂屋、樓閣……唱完一段，就移步換景到下一段。觀眾一邊看戲，一邊遊園，兩全其美。

最驚喜的是最後一幕，芸娘病重，沈復無奈雪夜計債。這是一段催人淚下的戲，唱着唱着，猝不及防天空真的飄起了花瓣「雪花」。「雪」越大，紛紛揚揚，飄在髮上，落在衣上，我立時被感染了，心中百轉千回。良辰美景奈何天，夢裏不知身是客。

看完戲，我特地到戲票上蓋上滄浪亭和可園的園戳，兩個戳設計都是蘇州園林的造型，很古典，很姑蘇，就以此作為紀念吧，紀念這閒情逸趣不負光陰的蘇州一夜。